

天顺三部曲之一

苗棣

著

赤龙

赤龙

夺门之变疾若闪电
南宫复辟钝刀割肉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赤
龙



苗
棣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赤龙 / 苗棣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06-7591-5

I. ①赤…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859号

赤龙

CHI LONG

苗棣著

责任编辑: 马 畅

封面设计: 沐希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字数: 420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肖庄子村

电话: (0316) 3650395 邮编: 0652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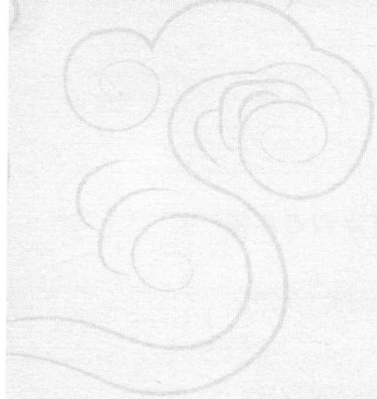
目 录

卷一 冰蜂

- 第一章 命案 002
- 第二章 云娘 012
- 第三章 天竺香 022
- 第四章 鲜鱼巷 031
- 第五章 官房 041
- 第六章 烟花 052
- 第七章 护命符 062
- 第八章 金钱卦 073

卷二 金符

- 第九章 拜年 084
- 第十章 佳宴 095
- 第十一章 峻雅斋 107
- 第十二章 玉喜庵 117
- 第十三章 庙会 128
- 第十四章 纷争 139
- 第十五章 真相 150
- 第十六章 双塔 160



卷三 玉簪

- 第十七章 仁寿宫 172
- 第十八章 小市口 183
- 第十九章 刑堂 193
- 第二十章 庚帖 204
- 第二十一章 勾栏 215
- 第二十二章 线索 226
- 第二十三章 黄叶村 237
- 第二十四章 赤龙会 248

卷四 血印

- 第二十五章 海子 260
- 第二十六章 冷铺 271
- 第二十七章 朝天宫 282
- 第二十八章 青丘集 293
- 第二十九章 仝宅 304
- 第三十章 酒肆 315
- 第三十一章 帝王庙 327
- 第三十二章 都督府 338

卷五 河闸

第三十三章 执事堂 350

第三十四章 张家湾 361

第三十五章 灯会 372

第三十六章 风波 383

第三十七章 险境 394

第三十八章 铁券 405

第三十九章 走百病 416

第四十章 崇质宫 427

尾声 捷报 435

附录 关于《赤龙》 440



卷

一

冰

蜂

第一章

命案

大明景泰七年^[1]岁末，京城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雪到早晨天亮的时候才停，天也渐渐地晴了。到了巳时^[2]，竟难得地开出了一轮红日，照在四处的雪地上，金晃晃地刺眼。

西四牌楼东南角有个福安茶坊，茶坊后身附设着一家客栈。客栈不过是一个大门朝北开的四合院，南屋是账房和厨房，东西两厢和北屋正房是客房，除了北屋是一明两暗的套间，东西厢房都是一间一开门的普通客舍。

年根儿上，客栈里根本没有客人，这时却来了几位当差的。两个外面虽然穿着羊皮袄，却能露出里面一身黑袍红带的自然是衙门的捕快。另外两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头戴毡巾，身穿深蓝缎子面狐皮氅衣，显然是位公子；另一个大块头的穿着毛青布面的棉披袄，扎着大带，像是仆人。几个人此时都在西厢房一间开着门的客房里面。

“方三爷，你觉得他像是中了炭毒死的吗？”

“杨公子，您可千万别再叫我三爷了，实在不敢当。您就叫我天保……要不然叫老方也行。”

这杨公子与方天保认识不久，并不熟络，知道他的表字叫作君定，才

[1] 明景泰七年丙子，大致相当于公元1456年。

[2] 巳时，指上午9时至11时。

说道：“我还是叫你的表字吧，君定，你觉得他是中炭毒而死吗？”

“要说昨晚上下雪，这屋里捂得严实，他又一个人在屋里生着大炭火喝酒烤肉，情形像是中了炭毒。可是——中了炭毒的死者大都是身上泛着桃红，有的竟像是涂了多少胭脂。可这位，满脸黑气，莫不是原本脸色太黑，把那毒红也给压住了？”

杨公子微微一笑，对这位貌似粗鲁的捕快头儿颇为赞赏。

“我猜他本来也没有这么黑。他确实是中毒而死，可中的却不是炭毒！”

此言一出，屋里的人们各有不同反应。方天保轻轻点了点头，似是早就有此判断；他徒弟顺子倒是吃惊地“呀”了一声；福安茶坊的账房徐四则连说“不能吧，不能吧”，满脸的惊恐；只有大块头杨二几乎毫无反应——公子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烧炭中毒，通常都是炭火似燃非燃，阳气未能压住炭中原本积下的阴气。可你们看，这炭盆里的灰烬轻飘雪白，显然是燃得极为透畅，怎么会有阴毒产生呢？”

徐四连忙说：“正是，正是，小店提供的炭火从来是生得极旺了才送进客房，所以多少年来也没有出过炭火中毒的事。可是，他又如何能够中了别的毒呢？”

“我正要问你，昨天晚上他如何行止，和周围人等有什么来往？”

徐四叫过当班的伙计来问，伙计说：

“这位客人昨日后晌在茶坊里吃茶，说是城门关了回不了家，就来这里宿一晚。昨日是腊月二十四祭灶^[1]，客栈里就他一位客人，登记的名字叫吕大相，家住在顺承门外狗儿营。他住下来叫了烧刀子、生驴肉，说要烤肉喝酒，不到二更就熄了灯，一宿也没什么动静。我们起五更迎玉皇，没有惊动他，到天亮了还是没见他起来，后来敲门也不吭声，捅破了窗户纸才看他情形不对。”

[1] 明代北京风俗，腊月二十四为祭灶日，而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腊月二十三；二十五日一早接玉皇。

那杨公子又问：“那门可是关死的？”

伙计道：“门从里面插着，门闩又紧，我们找了把柴刀从门缝里插进去，撬了好一阵子才把门打开。”

杨公子看看门后的门闩，确实有撬过的刀痕。再看阳面的窗户，也是丝毫没有动过的迹象，不由有些奇怪：如若他只身一人在屋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杨公子和伙计问话的时候，方天保一面听，一面俯身仔细查看尸体。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来说：“杨公子，你看这里。”

杨公子连忙过来，只见那死者后脖颈右侧，发际下边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豆粒大的黑点，不注意会以为是天生的痣疣之类，但仔细看却能发现，黑点中间有一个极微细的针孔，再细看，针孔边缘似有些微的血丝。

杨公子并没见过这种伤痕，抬头疑惑地望着方天保。方天保将伤痕仔细观察了一阵，还用鼻子凑过去好一番嗅闻，才在杨公子耳旁低声说：“看起来很像是西域的冰蜂。”

杨公子没有听说过什么西域冰蜂，正要找僻静处听方天保仔细解释，院子门口却忽然热闹起来，就见四五条内穿锦绣箭衣、外罩裘皮长袍的汉子大大咧咧走进院来。

方天保不由低声呸道：“屁大点儿事，怎么把锦衣卫的番子也给招来了？”

二

锦衣卫中为首的一个身高膀大，模样很是凶恶，并不自报家门，直接就冲着方天保问道：“这几位官爷是哪个衙门的呀？”

要知道在这京城里，从刑部、五城兵马司，到顺天府和宛平、大兴两县都有办案的差役，他这么问本来也属正常。只是他口气里那份不屑很让人不舒服。

方天保却应对从容：“军爷，小人们是宛平县的捕快。今儿早上刚听说

这店里死了人，才到这里勘查。”

那位锦衣卫的头头只用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应，目光立刻就转到杨公子身上，见他衣服华丽，还算客气，只是用眼神在问：那你是哪头蒜，跟这儿起什么哄啊？

杨公子对锦衣番子这种牛气冲天的样子很看不惯，却也不愿与他们计较，只是正色长揖，朗声说道：“这位军爷，学生杨继宗^[1]，字承芳，是山西癸酉科^[2]的举子，因到京城会试，投宿到我娘舅家中。学生的舅舅现任宛平县知县，我因一向热衷刑名之学，今日见有命案，才跟过来看看热闹。搅扰军爷公干，祈望海涵。”

那锦衣听说是个举人，自然也尊重了几分，忙回道：“岂敢。在下锦衣卫记名百户袁彬^[3]。杨公子既然喜好刑名，可是看出这案子有什么蹊跷啊？”

杨继宗听着这袁彬的名字耳熟，再次拱手问道：“袁将军可是当年在塞外陪过太上皇的……”

袁彬连忙还礼道：“惭愧，正是在下。不过，杨公子莫再提起将军二字。”说话时眉宇间竟有一丝凄然。

原来这袁彬本是个锦衣校尉。七年前，也就是正统十四年^[4]，正统皇帝朱祁镇带兵亲征西北的大敌瓦剌，谁知道进退失据，吃了败仗。正好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大军在怀来土木堡溃败，皇帝也被瓦剌首领也先太师俘虏。被俘的正统皇帝在边关内外随着也先的大营历尽艰辛，整整一年。其间袁彬正巧与正统皇帝一同被俘虏，从此就跟随在皇帝左右，护卫服侍，冬天严寒甚至要用躯体为皇帝焐脚驱寒，因此深得正统皇帝的欢心。他为护卫皇帝的安全和尊严，也吃过许多苦头，甚至为此几乎丧命。

正统皇帝被俘后，京城百官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拥立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并且在京城周围大败也先的瓦剌军。也

[1] 杨继宗，字承芳，山西阳城人，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后官至云南巡抚，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明史》卷一五九有传。

[2] 癸酉科指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

[3]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早年任锦衣校尉，后官至前军都督金事。《明史》卷一六七有传。

[4] 正统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

先见手中的俘虏皇帝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也无心与大明再战，就在景泰元年^[1]把正统皇帝送回了京城，袁彬这才一同回京。景泰皇帝不愿让回宝座，尊他的哥哥正统皇帝为太上皇，实际上是软禁起来，再不参与国政。旧皇帝已然没了势力，当年为他吃苦尽忠的袁彬等人自然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袁彬仅被授了个试百户，就是记虚名，没有实职。但朝野上下大都认为他当初在瓦刺的表现堪称忠臣赤子的表率，何况护卫天子不受夷狄侵害，实在是天大的功劳，因此都很为他不平。

杨继宗也早听说过这位袁彬的事迹，立刻敬意大增，很真诚地说道：“袁军爷，我早听说过您的大义大勇，仰慕已久，谁知有此机缘相遇，真是幸甚至矣！”

要知道明代特重科名，经过科举制度一路走出头来才算正途缙绅，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锦衣卫虽称皇帝亲军，又担任着稽查奸宄的特殊职责，但通常对于进士、举人，甚至国子监的监生、贡生，都还是比较尊重的，内心深处更有几分景仰之意。袁彬见眼前这位年轻举子如玉树临风，眉目中透出一股英气，又如此高看自己，怎能不喜，忙说：“杨兄太过抬爱，实在不敢当。以后如有机缘，还望多多指教。”

他犹豫了一下才又问：“看来杨公子刚才来了一会儿了，这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此时店里的账房、伙计众人早已避到屋外，又不敢走远，只在院子当中哆哆嗦嗦地等着吩咐——一则天气实在冷；二则见了锦衣卫的校尉，平民百姓实在害怕。

杨继宗见屋里都是办公事的人了，也就直接告诉袁彬：“这人绝非死于炭毒，大概是死于一种奇毒，而方捕头认为可能是西域冰蜂！”

袁彬听了也是一惊。他看了死尸身上的针孔，沉吟半晌，才让手下再把这间屋子仔细搜查一遍：“犄角旮旯都不要放过，特别要注意不寻常的细微之物。”

方天保等人不敢跟着掺和，但冷眼旁观还真是佩服这些番子手，确实

[1] 景泰元年，即公元1450年。

精细，真是一个线头一个草棍都不放过。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两个锦衣卫几乎同时发现了可疑之物。一个是夹在炕沿和炕席之间的一段小竹管，一头是天然的竹节堵死着，另一头却是开着口。随后在枕头旁边发现了一小块桑皮纸，在炕席缝里发现了一小段线头。几样东西一对基本上清楚了，那个小竹管是个容器，曾经用桑皮纸包住口，用线捆扎上的，但可能就在昨天晚上被人打开了。另一件物件是在墙角里发现的，在一堆灰土里，很难分辨出来，那是一只已经死掉的昆虫，不过苍蝇大小，但细腰修腹，显然是一只蜂！

三

袁彬用镊子小心地夹着那只死蜂，让杨继宗仔细看，问道：“这可就是那冰蜂？”问的虽是杨继宗，其实却是在问方天保。

方天保是六扇门里的老手，怎会不知，也趋近了细看，再退回半步，回道：“小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冰蜂，只是当年跟着我师父办案的时候，听他老人家说起。这冰蜂出自西域大雪山中，头腹鳞翅都是白色，而且晶莹透亮，所以才叫作冰蜂。眼下这虫子模样古怪，绝非常见之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冰蜂了。”

众人都不由点头，等着下文。

方天保接着说道：“听我师父说，这冰蜂有剧毒，人被它蜇了，当下并不觉得有多厉害，但不用半个时辰就会昏厥，一个时辰就会断气，无药可救。这毒虫蜇过人却也立时即死，所以平常并不会蜇人，却唯独受不了天竺香的诱惑。当初我师父他老人家办过一件案子，被害人就是让人先抹了天竺香，又放冰蜂蜇死的。刚才检查尸首的时候我也注意了，他脖颈处似还有微微的天竺香痕迹。”

几个锦衣卫校尉听了，又忙抱住那吕大相的头颈狂嗅了一番，才都点头道：“确实还有微微的香气。”

杨继宗又问：“各位军爷以前可曾见过这毒物？”

几个校尉互相看了看说：“不要说见，就是听也是今日才得听说。”说罢想起这是个增广见闻的绝好机会，就又把袁彬手里的死蜂讨了去细细看起来。

袁彬把吕大相的尸身又仔细查看了一番，才走到院里，去查看门窗，见窗户都因冬日是用高丽纸糊死的，显然没有开过的痕迹。且因刚下过雪，窗檐下几行脚印甚是清晰，一问，都是一早伙计察看时留下的。窗户纸上有一处破洞，同样是伙计一早察看时捅破的。显而易见，昨晚吕大相住进来以后，不可能有什么人进过这屋。

杨继宗一面看着袁彬勘查现场，一面心里盘算：这冰蜂如此稀罕，用它来杀人的，绝非等闲之辈，看来这死者吕大相也大有来头。既然吕大相昨晚住店之后就一直封门锁户，与外面隔绝了来往，那竹管、冰蜂等物一定是在他进住之前就放在房间里的，当然更可能就是他本人自己带进来的。如果猜得不错，应该就在昨日傍晚，有一位高人，不知用了什么妙法，哄骗着这个吕大相一面抹了天竺香，一面留了杀人毒蜂，单等酒足饭饱安睡之前，放出毒蜂来杀了自己。如此处心积虑，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了什么呢？

杨继宗越是琢磨，越是对这个案子深感兴趣，很想找来昨天在茶楼伺候的伙计细问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因此对袁彬说道：

“袁兄，刚才我们也讯问过伙计，说是这吕大相昨日一直在茶坊里吃茶，因晚了，出不了城门才在这里住下。既然这客房密不透风，不可能有人进来作案，那么设计杀人必定都是在吕大相住下闭门之前。要么是有人在茶坊中做下手脚，要么是这客栈中有人在他入住之后、关门之前用了什么手段。现在趁着人死不久，拙见以为要赶快讯问相关之人。”

袁彬见这位举人推断得情理分明，笑道：“看来杨兄还真是个内行。这起命案十分古怪，定然不是普通的图财寻仇，既然让我们锦衣卫碰上了，自然要管。但这京城里面的事儿盘根错节，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挨上了哪家大宅门。大年下的，我看杨公子就不必跟着蹚这浑水了。”

他转头又对方天保说：“回去禀报你们太爷，就说这宗命案由我们锦衣卫接了，不用宛平县再来操劳辛苦。”

后才又对杨继宗一个长揖道：“今日得见杨公子，觉得甚有眼缘，也算是三生有幸，日后定要到宛平县拜望。”其实已经在下逐客令了。

四

回县衙的路上，方天保微微有些不快，却要为自己找面子：“大过年的真要摊上这么个案子，那才是倒了血霉，幸亏这帮锦衣番子为咱们扛了，实在万幸。回去我请各位喝酒。”

杨继宗却似余兴未尽，问道：“听你刚才说起，尊师经历非比寻常，不知是哪一位高人？”

方天保见问到师父，顿时一脸尊重道：“我师父他老人家当初在顺天府做过捕头，在我们行里也算有些名气，当年京城里说一声魏三爷，还真是有点响动。”

杨继宗一向对刑名案件极感兴趣，在家乡阳城做秀才的时候，就曾经协助县官侦破过几起疑难案件，平时也特别注意搜集相关的各类官私文书、断案著述乃至江湖流言，对这位魏三爷还真有点印象，“没想到方爷竟是魏长风老爷子的高足，失敬，失敬！”

方天保见这位举人大少爷居然还听说过自己的师父，不禁有些感动，忙着还礼道：“可惜他老人家十几年前就过世了，我这不成器的徒弟并没有学到他老人家三成的手艺，辱没了家师的英名，实在惭愧。”

杨继宗的心思还在刚才的案子，也不再寒暄，直接问道：“不知你还记不记得，你师父说那冰蜂杀人的案子是什么时候的事？”

方天保略作沉吟，才道：“算来应该是三十年前，大约是宣德爷即位前后的事儿。听师父说，死者是英国公府里的一位清客，因为背后有一位国公爷的关系，师父只到现场查出了冰蜂杀人的秘密，案子就被锦衣卫接了去——哎，这可和今天真是有些相似啊！”

“那后来可查出了凶手？”

“听说锦衣接手之后，对此案封锁得极其严密，案子结没结，怎么结

的，档册不存，也没有人传说。我师父说因此案干系太大，凡当初稍微涉及一点情况的，再没有人敢提半个字。师父也是因为后来朝廷几经变迁，这案子早就石沉海底，才把冰蜂的事作为一种杀人秘技告诉了我们几个徒弟。”

“尊师说没说过，所干系的到底何事？”

“师父并没有直说，但听起来像是与汉王谋大逆的事件有关。只是年代久远，恐怕再难弄清缘由了。”

其实是在三十二年前，明太宗永乐皇帝驾崩，太子高炽继位，就是洪熙皇帝。但洪熙在位不足一年也病逝了，太子瞻基正在南京主政，闻讯迅速赶回北京，来继承大位。洪熙皇帝有一个兄弟朱高煦，原本封为汉王，因当年在太宗靖难^[1]打天下的时候立过许多战功，在军中朝中颇有势力，此时就起了篡政夺权的念头，密谋在太子回京的路上偷袭。由从南京到北京，不论走运河还是官道，都必然要经过汉王的封地，山东北部的乐安，如果布置周密，汉王的阴谋很可能得逞。但不知为什么，太子瞻基好像洞察到了阴谋，虽然时间紧迫，却日夜兼程绕道河南，才算平安回到北京继承了大统，就是大明宣德皇帝。第二年，汉王高煦实在忍不住心中闷气，终于举旗造反，造反之前先派亲信到京城，约靖难时期的同袍好友英国公张辅作为内应。谁知张辅立刻逮了信使上报朝廷。汉王没有了内应，只能起兵硬打，却是底气不足，还没有与宣德皇帝亲率的大军接上一仗，就众叛亲离，只得出城投降。这汉王后来被关押在紫禁城之内，最终被宣德皇帝用铜缸扣着，周围放置炭火，活活烤死了。

这些本朝的历史大事，杨继宗自然熟悉，但他一直对有些细节不能理解。比如，汉王要半路截杀太子，这是何等机密大事，怎么能够随便走漏风声？而太子瞻基，也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既然避开了危险，也就很难再抓到汉王在此事上的把柄，所以直到汉王公开造反都再没有提过此事，但后来为什么就能够将这一阴谋记入史册却又语焉不详呢？还有，英国公

[1] 靖难，指明初燕王朱棣为反叛建文帝发动的战争，最终建文帝被推翻，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

张辅与汉王关系密切，如果高煦不是有十二分的把握，怎么会直接联系他做内应呢？

他从来不相信，在靖难战争中智勇双全、屡建奇功的汉王高煦，真会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昏庸颡顽，胆大心粗，今天听方天保说出三十年前的这桩疑案，更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极重大、极复杂的内情。

而眼下这桩案子……一个小人物的死，竟然动用了三十年未出江湖的罕见毒器，而且锦衣卫对此事肯定事先已经有所注意。莫非这一回又与朝廷大政有关？

他停下脚步，对方天保说道：“君定，我看咱们这回是遇着大事了。你如果愿意，何不与我一同到那吕大相的家中探访一回？咱们快一点去，或许还能赶在锦衣卫的前头。”

方天保没有半点犹豫道：“那就请公子和这位二爷在这里稍等，我们回衙换上常服，取了马匹就来。”